

# 北山大院漫步



繽紛華夏 東瑞

父親節那天，拿到港車北上計劃駕駛執照的兒子帶我們通過港珠澳大橋，到珠海逛逛。兒子說，港珠澳大橋全長五十五公里，是全世界最長的橋樑組合大橋，一方面可以見識見識、拍拍照；一方面也逛逛如今發展很快的珠海。

兒子說先到北山大院走走，我們對珠海很生疏，問那是什麼地方？兒子說，你們不是到過深圳的南頭古城嗎？北山大院就是類似那種地方。這次我們去的珠海北山大院，類似的有廈門曾厝垵、深圳的鵬城古城、南頭古城。它們各有各的故事，各有特色。這個北山大院，以前確實屬於一個極為大型的古代大院或部落，我們走進去不遠，就看到一塊新繪的彩色地圖，標示着各景點，範圍及規模都不小。

雨後的北山大院，人不多，安靜美麗。大院門牌一對對聯寫得很工整，右邊是「華堂來紫鸞」，左邊是「喬木倚青龍」：擅長寫對聯的山東雷老師非常欣賞，讀了詩興大發，一口氣寫了三首七律贈我，其中一首就與北山大院大門的對聯有關：「港珠海橋一水涼，北山大院粵茶香。豐收天下兒孫孝，紫鸞華堂唱夕陽」。在進口附近就設了幾個打卡地方，一個猶如拍攝證件照那樣的自動攝影，需要付費。另一個是可以讓親友幫忙拍情侶照所設的兩人座位，後面牆上有一面鏡子，可以將拍攝者等幾人一起攝進鏡頭。

雨後的地面有些潮濕，一些古牆上的青苔和灰黑歲月痕跡，斑駁了殘牆，就在這樣彷彿被漫長日子遺忘的地方，居然被寫着各種不同許願話語的多元色彩心形牌子掛

滿，幾乎將半幅牆覆蓋。殘牆新願，猶如古杯新酒，令人浮想悠遠：這許願者的人生是怎麼啦？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於此可見。

有些江南水鄉似的高牆，則懸掛數不清的紅色燈籠，將一條本來普通的小巷變身為舊時巷陌人家的充滿古色古香的後院通道。有些小店舖設計别致，一道又陡又曲折的樓梯，走了一層，需要更上一層樓，最後的乾坤也重要，各種各樣座位的咖啡座就在三樓。主人家看來旨在不在賺大錢，也許搞一點小資情調的小館或小舖，早就是一直以來的夢想，過過小老闆的小窩，也許就是一種快樂的目的吧。兒子買一大杯雪糕一家大小共用，大半天才送上來。我們待了很久，才看到兩個年輕女子走上來喝咖啡。不過我很欣賞這家特別的咖啡館，下了不少心思去裝修設計。在三樓，我看到一幅畫，近看，才發現那是一扇窗，窗外的景是瓦片屋頂、飛簷和樹枝，儼然是一幅國畫的構圖，令人讚嘆不已。

北山大院主要以美食、飲品、打卡等小舖組成，設計大多講究藝術感，哪怕一張海報的設計和宣傳語也下足功夫和心機。有的咖啡座安頓在樹蔭下的院子裏，花草扶疏，微風輕拂，這又哪是喝咖啡？分明是喝情調。還見到一個專門做針灸的門面，設在環境清幽的小院裏，碧綠的草坪，濃郁的樹蔭，安靜的氛圍，灰色的老屋瓦，看到一隻安睡中的小貓被我們驚醒了，正在尋尋覓覓新的安樂窩繼續其長夏之夢。

在北山大院漫步，時而慢三拍，留影；時而進進出出，探看個究竟；時而東奔西跑，如一隻興奮的小犬……不覺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感覺珠海的這個「舊式」打卡地還不錯，但我們得再趕去下一個景點。



HK人與事 殷楚紅

在一個平常的工作日晚上，心血來潮決定一睹最近甚是火爆的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兩個小時左右的「血雨腥風」帶來視覺震撼，拋開熱血的打鬥場面，刺激之餘，令我深受觸動的是城寨建築空間之複雜、環境之破舊以及鄰里關係之動人。高低錯落的天台是城寨僅有的「肺」，有天空，有風，有光，還有偶爾從頭頂一嗖而過卻遠不可及的飛機。三十多年前的清拆讓九龍城寨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江南園林式的現代公園，空氣清新、綠樹成蔭，僅存的遺跡也難以令人想像它曾經的破敗抑或榮光。

看完電影，一種複雜的情懷久難以消散，那迷宮般的玄幻空間和江湖氣息總是令人魂牽夢繞。靈機一動去位於尖沙咀

# 建築裏的「江湖」

的重慶大廈走一遭。無數次的匆匆路過，卻總因門口的喧鬧、熙攘以及人們口口相傳的各種軼事而卻步。今次，懷着某種一半懷古一半「朝聖」的心情走進其中，體驗那個繁榮到極致又接地氣到極致的老香港。一如往日，一隻腳剛踏入重慶大廈的門檻，就像被「吸」入一個異域世界，眨眼間手裏已被塞了好幾張印度或是尼泊爾餐廳的小廣告。

一抬頭，所見是四通八達的走廊，走廊兩側是連排的小店舖，各式招牌大小不一、高低不齊、色彩各異，頭頂是裸露的風火水電管線，鏽跡斑斑的大風扇將滿是咖喱香料味的空氣送至建築裏的每一個角落。店舖的布置也是隨意不羈，咖喱快餐檔口的右邊就是賣行李箱包的舖子，蔬果店的收銀台上隨風飄着幾件放售的印度民族服飾，堆滿香料乾貨的架子上赫然可見成排的印度染髮劑，甚至很難辨認每間餐廳的範圍，好像一對桌椅、一個風扇就是

劃定的新界線。

很醒目被一間舖頭門口人頭攢動的印度餐廳吸引，玻璃櫥窗下一格格的菜盆盛滿各種不同口味、不同辣度的牛羊肉或是素咖喱，可謂十里飄香，像極了印度版的「兩飯飯」，親民又美味。一旁的小哥熱心地介紹不同的菜品，剛出爐熱氣騰騰的Dosa微微捲起，直徑足有五十厘米，氣勢十足。嘴中品着咖喱的芳香，手裏撕着香脆的薄餅，耳中充斥着印度特色的音樂，樂哉樂哉！在江湖中品美食，正如電影裏男主角狼吞虎嚥城寨極品叉燒飯般興奮與滿足。

行出大廈，在一陣急促的交通提示音中匆匆過到馬路對側，倏然回首，沒有任何燈光裝飾的「重慶大廈」四個字沒入一片璀璨奪目的LED廣告牌，幾近消失，滿眼所見是各式藥妝店、名品店和翻新的商場招牌。一入一出，像一場夢，夢中是那紛亂卻生機勃勃的「江湖」。

# 香港的古味



▲上環西港城。



君子玉言 小杏

與老家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積澱的古城相比，香港雖算不上古韻深厚，但古味猶存。

若從市貌上目之所見，以及街巷店舖名稱上，年代感、中西文化的雜糅感、典雅與市井的混搭感，各有其妙，趣味橫生。

清代時，有百姓從廣東遷來香港，見一片長滿芒草的荒蕪海角，聚居下來建立村莊命名「芒角」。隨着發展，小村落變成繁華街區，「芒」演繹成「旺」，成為人口密集、人丁興旺的一角——「旺角」。港島灣仔至中環是歷史上香港政商機構集中區域，街道多以西人名命名，如軒尼詩道、莊士敦道、盧押道、畢打街、德輔道、砵典乍街、威靈頓街，等等，所用名俱為當時政商名流……上環一帶因較多華人聚居，街道名充滿中華文化元素：桂香街、梅芳街、紫薇街、甘雨街、蘇杭街……一座國際化中國都市的氣質腔調就在眼前嘴邊。

這種mix的古味帶來的觀感是跳躍式的。

幾百米高的現代玻璃幕牆高樓、傳統的中式唐樓、尖頂穹窿窄窗廊柱的西式建築，交織錯落。獨特的歷史經歷和文化浸染，使得這座城市像一座立體的年輪，沿着平面一圈一圈延展、沿着立面一層一層疊起，狹小的空間呈現着多維度的歲月。灣仔有藍屋黃屋橙屋中式老唐樓，堅道的哥德式教堂、尖沙咀的古典復興式鐘樓西風十足；建於上世紀初的中環舊最高法院（原立法會大樓）十七米的高大圓柱環繞四周形成廊柱、中部皇冠狀拱頂仿古羅馬希臘風格，四面坡頂以中式瓦片鋪砌，又體現了香港作為中國城市的地域特點。至於新界的圍村、祠堂，依然保留着老嶺南特色；舊大埔墟火車站（現香港鐵路博物館）灰牆飛簷，妥妥中式古風。無論中西，俱為典範。

有學者形容香港，建築風格「東方+西方」，環境形態「海洋+陸地」，文化脈絡「中華傳統+現代+英式體系」，景觀層次「國際式+地域

式」。有人說她離時尚很近，離歷史很遠。可是走在這樣的樓宇街巷之間，你的思緒會不自覺地穿越。新與舊、中與西、時尚與傳統……蒙太奇式穿插閃回，這或許也是香港讓人着迷的地方。

駐足上環街邊，對面「店屋」騎樓下舖上居，廊柱上寫着「××大押」，建築風格和店名的年代感呼之欲出。站在港澳碼頭天橋上，可觀賞西港城老建築。大樓建於一九〇六年，採用英國愛德華時代建築風格，紅磚外立面、花崗岩地基，圓拱形門窗。這座四層大樓最早是港英海事處總部，後來變成上環街市。現在有工藝品商舖、食肆酒樓，還有不少賣花布的小舖。高高的彩色玻璃窗、厚厚的彩磚……人與景彷彿置身老電影。位於荔枝角的饒宗頤文化館也是一組百年老建築，前身曾為華工屯舍、監獄、醫院……經保育活化成為園林式文化館，紅磚古屋漸次排開，灰瓦白牆依坡錯落，繁花疊翠。與好友喝茶聊天，賞花觀畫，有古韻、有雅趣。

古味中少不了故事背景。中環結志街曾是志士楊衢雲創辦輔仁文社所在地，楊於一九〇五年加入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該社為志士提供聚會議事場地。一九〇〇年，楊在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寓所教授英文從事革命活動，次年被清廷的刺客槍殺。經保育活化後的「大館」（「大差館」之意），是一座有着上百年歷史的建築群，由前

香港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法庭）、域多利監獄組成。胡志明因參與革命活動被法國政府通緝，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關押於此直到一九三三年。他在獄中用中文寫下一首詩「身體在獄中，精神在獄外。欲成大事業，精神更要大」。一九四二年，時任星島日報副刊編輯的詩人戴望舒，因從事反日宣傳被佔領香港的日軍逮捕，在此羈押三個月，後寫下「獄中題壁」、「我用殘廢的手掌」等詩。

香港還有一些古蹟。東龍洲的石刻壁畫是香港現存面積最大的石刻，約六平方米，估計是新石器時代的壁刻。清嘉慶年間的《新安縣誌》記述：「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側。」歷經幾千年風雨，花紋仍然清晰分明，龍形可辨。蒲台島海邊有一幅石壁圖騰「摩崖石刻」，於一九六〇年代發現，據考證已有三千多年歷史，至今可清晰辨出左邊動物和魚的形狀，右邊是一組螺旋紋。摩崖石刻與東龍洲石刻均屬香港法定古蹟。背後的故事已無可考，只知它來自我們的先民。

如今，坐在中環的陸羽茶室、坐在「大館」的咖啡吧中，在繁花間的饒宗頤文化館拾級而上，在港九兩岸百年老樓間穿行，淡淡的咖啡香、濃濃的榕樹蔭，那些滄桑歷史不經意地在唇齒間掠過、在腳下走過。海風吹拂了五千年，也吹過了無數的故事。

# 外銷藝術品上的嶺南園林



市井萬象

「見山，飲水——清代外銷藝術品上的嶺南園林文化展」正在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舉行。本次展覽以清代外銷藝術品上的園林圖像為切入點，展出廣彩、廣珐瑯、牙雕、漆器、外銷扇等精美文物一百餘件。

中新社



推開省城父母居住的家門，窗台上綠意盎然的盆栽植物映入眼簾。

這是幾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虎尾蘭和蘆薈，都不屬於高貴的品種，粗生劣長，十分耐旱。若說它們沒點特色，那倒不是，虎尾蘭寬長彎卷的葉面黛綠紋暗，葉兩邊鑲着粗條黃紋，酷似斑斕的虎皮，十足的虎虎生威啊。而那蘆薈，劍狀的葉片向上支楞，葉片兩邊長着密密的尖刺，一副亮劍待擊的無畏氣勢，在陽光下格外威武。

耄耋之年的父母並不善長弄花草，這幾盆植物是保姆阿梅栽的。前幾年，母親不慎摔倒幾次，先後斷了股骨和鎖骨，手術過後，生活不能自理了，父親也是步履蹣跚，行動不便，僅靠身邊的二弟和住在另一座城的我和妹妹輪流陪護，料理，時間久了十分吃力。這時，一位年近五十的廣西農家婦女走進父母家，成為住家保姆，她比我們小，故稱她阿梅。

阿梅非常勤快，來了以後，家裏變了樣，物品整理得利利索索，洗洗刷刷，地面

拖得光光亮亮，早晚兩餐變着花樣做（中餐另請鐘點工做），讓父母吃得可口。必要時，也到醫院陪護。老人需要適當活動和日曬，阿梅和我們一起，把父母攙扶室外，下地走走，坐在輪椅上享受和煦的陽光……最主要的，是和二老拉拉家常，說些貼心話，不使老人因病感到寂寞，沮喪，家裏充滿着歡快。

父母在疾病面前非常頑強，特別是母親，她想早日病況好轉，總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住的是老樓，勸父母另覓新居，回答是，哪兒都不去，就住在這人熟環境寬敞的地方舒坦。雖然後來樓房加裝了電梯，但圍於樓體結構，要登十級樓梯才能坐電梯，這對於一般人不算什麼，對於二老可是件難事。我們只好在樓梯牆面斜着安裝了一根金屬扶杆，讓父母有個借力的抓手。每當出門，父母不要我們攙得太緊，兩手拽着扶杆艱難挪步，而我們也在一旁鼓勵。到了戶外，父親坐輪椅負暄，母親由阿梅和我們攙着，拄着拐，圍着大院的小廣場走好幾

圈，累了歇歇再走，汗水順着寒風吹亂的白髮淌下來，做子女的除了心痛，打心眼裏佩服。

在日常相處中發現，生長在鄉村的阿梅，是個講究生活情趣的人。某天，她拎來幾盆出土不久的虎尾蘭和蘆薈，裝盆，施底肥，鬆土，澆水，搗鼓了好一會，最後擱在窗台上。雖然品種不多，沒有大紅大紫的絢麗，有了它們，從整體看，室內增色不少，有了蓬華生輝的感覺。阿梅說，每天看看綠色植物，對老人的身心有好處。阿梅時弄不輟，有空就整兩整，在她精心呵護下，這幾盆虎尾蘭和蘆薈茁壯成長，顯得英氣勃發。

人有旦夕災禍。前年夏，年逾九秩的父親溘然長逝，母親因為癱瘓病重，再次入院治療，由醫院的護工護理。兩位老人都不在家了，阿梅無事可做，待下去沒有實際意義。阿梅要離開了，我們多付給她一個月的工錢，兄妹們各給了她一個利是包，感謝她對父母的悉心照料和辛勤勞動。她也回贈了

幾瓶自產的蜂蜜。

年到九旬的母親還在住院，靠營養粉鼻飼進食，我們兄妹時常煲點湯去探望她，給愛喝湯的母親換換口味。常回去看看，年紀再大，在母親面前仍是孩子。可惜推開昔日熟悉、親切、把子女凝聚一起的屋門，已物是人空，沒有人氣，寂靜得有些失落，感慨，唯有窗台的虎尾蘭和蘆薈，不常打理，生機仍在。每次回去，我都要給它們鬆鬆土，澆澆水，因為這是家中僅存的生命呀。再住上一兩天，像往常一樣開伙做飯，添了些許人氣。

阿梅離開後，沒完全斷聯繫。春節期間，我們用手機通話拜年，得知她仍在省城做事。她還掛着母親，說，問候婆婆好。我告訴她，母親病情暫沒惡化，活得像窗台的幾盆綠植，她咯咯笑了。確實是這樣，這些盆植不僅帶來了美感，還透着一鼓堅韌不屈、頑強抗爭的精氣神，多像年邁的雙親。或許阿梅是無意插柳成蔭，卻是個有心人呢。

# 窗台上的盆植



人生在線 霍無非